

虛受堂文集

虛受堂文集卷五

長沙 王先謙 益吾

堵文忠公集序

嗚呼小人之危人家國也若是甚哉余讀堵文忠公集
思明之所以亡未嘗不爲之三歎也自莊烈殉國率土
瓦解然其時忠臣碩士欲爲明盡力者天下相踵也史
忠正奉宏光留都宜若可以有爲及出國門而馬士英
扼之唐桂諸王崎嶇嶺嶠勢已不國而爲之督師者黃
忠端束手於諸鄭公亦坐制於五虎奸臣悍帥當室毀
風漂之日初不計其身世之將如何惟拊擊英賢以供

目前之一快往復相尋覆轍若一故公遺疏有曰臣受命以來冀再合餘燼少收桑榆不料調兵則一營不發若曰有兵則豐其羽翼也索餉則一毫不與若曰有餉則資其號召也致臣如窮山獨夫坐視疆場孔亟泣血拊心略無展布嗟乎此在後人把卷流連猶爲之扼腕切齒況於身丁其厄者乎宜公之死有餘憾也公少負奇氣人目爲狂生及官長沙日議城守定亂民馘醴陵賊渠其材略已足表暴於天下矣觀於答延儒之問則自請危險誌江門之墓則恨不同死蓋志所素定固然非夫慷慨喜大言者比也遭時屯遘羣凶彌乎宇宙猷

駭魚爛不可收拾。獨與何忠節左提右挈。以偏隅殘破之區。抗興朝雲霓之旅。枕戈飲血。挫而猶厲。所降李錦數十萬眾。終其身無叛志。則公之精誠。足以維繫人心。與宗忠簡之能用王善無異。而其權宜隱忍。以就大計。識者固當諒之。王氏永厯實錄。楊氏三藩紀事。本末或於公不無微辭。要豈得爲知公者哉。公在日。自訂其文。所謂定參稿者。及沒。公友魯釗求得之。以歸公姪景源。暨其鄉人先後裒增。編成十卷。遭亂散佚。鄉人重輯爲八卷。已不復見公集之全矣。然公豈藉文以爲重者。覽者宜有以悲其志焉。公籍宜興。有族人居無錫。遂爲

其縣學生故明史稱公無錫人

頻羅庵遺集序

鎮海鮑君景溪重刊梁山舟先生遺集凡詩五卷文題跋各四卷直語補證日貫齋塗說筆史各一卷介余友蕭君敬甫乞爲序先生以善書鳴海內逮老而名益尊讀集中與孔谷園論書諸札及答王禹卿索書次韻三詩詞翰之精信乎能兼美者然先生於詩文以不樂爲人役不恆作其存者皆絕去摹擬揮發胸臆多夷愉清曠之致補證諸編頗資考訂其意匪以爲簪述也取自適而已先生之論書也謂學古不宜作意求似又曰不可有名心在余以爲於它文事亦如之斯其品詣絕俗

所以尤不可及歟方先生壯時門第科目不難立致高位顧乃棲遲林壑六十餘載其澹於榮執既足以愧懷祿耽寵之徒而於文藝之名亦若避去唯恐不遠此非蟬蛻囂埃遺外世務確乎有得於中者不能然也然卒終其身至於今聞望日益光顯遺文舊牘無足而走天下昔人有言逃名而名我隨豈揚雄氏之所謂以德爲幾者耶每流覽斯集思先生之高風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頻羅庵者先生晚歲居之因號頻羅居士並以形諸詠歌先生嘗與友人書守家法不修佛事則其用是自號蓋聊寄超曠之意非有慕於浮屠氏之術云

金忠節公集序

代

當明福王之敗明之遺臣耆老思爲故主盡力者奮袂
執戈雲集霧合然大都無宿完之備制勝之師倉卒召
集不旋踵而覆滅獨金忠節公以沈毅宏達之姿值國
勢艱危精究武略講練於平時而蹕厲於臨事不可謂
非才糾合鄉兵授以節制遂拒馬士英黔軍之擾靖左
良玉狼兵之亂其所任用如諸生江天一項遠副將羅
騰蛟輩皆氣誼許與見危致命不可謂無人據徽州形
勝之地以績谿大鄣山爲中屯分兵六嶺聯絡控禦不
可謂無備大兵初臨搏戰互勝而降人張天祿黃樹

導師深入慷慨就縛天實爲之非公謀之不臧也余嘗
讀公集諸疏因以追維當時情事方莊烈帝朝申甫之
敗公以薦舉非人幾得罪矣而帝原之黔軍之難馬士
英坐公首禍有旨逮治公且重得罪矣而帝不惟原之
又起用之君臣相與之際不謂不深然卒不能畀以封
疆將率之任以覘其設施而收補抹之功於萬一徒令
公處無可如何之日區區以忠義自顯亦豈非天耶公
集凡八卷舊刊於楚中而吾鄉之景慕公者顧罕見其
遺編亦缺憾事也乃重刻而序之公墓距余家八十里
嘗往過拜奠其下而窮嶺巖關祁山諸隘公昔日用兵

地也。每因事至其處。考察圖籍。周覽形勢。慨地險之難
恃。悲天命之有窮。覺公之精靈。髣髴如在云。

重刊新安志序

代

新安山郡也。其山西北自嶺嶠下而出於休婺之間者。曰率山。登高視之。黃山齊雲皆出其肘腋。下山水東流。爲漸江。歸震川汉口志序所稱率山之水。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錢塘者也。其西流者一由祁門。達浮梁。一由婺源。達鄱陽。爲廬江水。山海經曰。三天子鄩在閩西海北。亦謂之三天子。都浙江廬江皆出焉。鄩元本之爲水。經注準今率山地望適合。而郭璞謂三天子都爲歙東玉山。則以今績溪大鄩山當之。誤也。余因思秦於此立鄩郡。蓋取義三天子鄩爲最古。而自來說。

地理者云秦以大鄣名郡又非也漢更鄣曰丹陽其所屬黟歙二縣迺得後世新安全郡地孫吳別爲新都郡晉太康中改新安至宋仍其名羅鄂州始爲之志觀其敘述有體徵引賅備多補前史志傳之闕洵考古者不可少之書矣自秦漢迄今郡邑割併不常沿革回惑而吾徽州一府適符宋代新安屬地之數余又性好游覽老耽詞翰念文獻之不可無徵而是書之爲山水增重也爰重刊而序之如此

留雲山館文鈔序

留雲山館文鈔一卷武進費晉卿先生所箸也先生世居縣西孟河莊河故唐刺史孟簡所濬通志謂之孟瀆河其水經縣北孟城山入江相傳晉孟嘉隱居茲山高風貞操後人多景慕之其地代有隱君子云而俗又言天醫星當其分野漢甘石星經所云巫官二星在房西南主巫醫職事者故孟河多產名醫其然否不可究知然江以南人豔稱之先生祖父子孫以術業相繼活人至不可算今言醫者必首孟河費氏光緒戊子先生孫繩甫觀察來江陰相見具述家世梗概乃知先生以名

諸生困不得志敦行於室扶義於鄉抑非獨醫之善也
方咸豐初粵寇陷鎮江屬縣皆不納糧武進有劉明松
者聚奔牛以北五鄉人於夏墅議請得如鎮江屬縣無
事眾享其利有則獨當之鄉民感其言郡將名捕明松
眾洶洶思變先生疾馳至開諭利害咸感悔期三日完
糧而五鄉案堵當是時微先生幾大亂及事定絕不自
言其天性高潛尤不可及云先生著有留雲山館詩鈔
二卷詩餘一卷醫醇賸義四卷醫方論四卷制義二卷
行世觀察將續刻斯集而屬予序予觀先生之傳朱君
理文也稱馬少游之言曰士生一世稱鄉里善人斯可

矣夫以先生之勇於爲善而窮居鄉里不得一伸其道於時宜其志見於文若是今觀察世先生活人之業而心其行善之心又才識闊遠將出其身以加利澤於天下豈特如先生所云鄉里稱善者耶予不敏不足以知先生之文爲特著其生平行事之大端而以觀察拳拳述德之意爲他日券焉

思益堂集序

周自葦先生既沒之明年喆嗣芋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圃遭兩世大喪匍匐經營不皇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日札如干卷亟與瞿子玖學士謀共捐貲刻之既成謹爲序曰先生當咸豐初以文學侍從受 上知 特命充巡防大臣兼辦京畿團防事宜將不日躋顯要先生感激奮厲殫効無所避忌權貴側目由是岌岌不安其位矣會以憂歸里會文正再出督師引與共事而胡文忠與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併晚歲還 朝久乃進秩同光之交兩守侍

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終其身進退顯晦之際若是其艱也然先生自罷官後寓居京師闢小軒日坐其中以丹黃自娛寒暑靡輟又幾十年所爲四史補注及日札諸書皆成於其時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歎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於功名不得壹意於學問之途以大昌其箸述爲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強爵位益高當國家承平旣未必別有表見而併此十年心力亦銷磨於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爲得失識者宜有以辨之蓋先生在時余嘗持此論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嘗不爲先生幸也先生於歷代詩家靡不挾精

洞奧故其爲詩奄有眾妙要以義山劒南爲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淡蓋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綜兼搜尤詳掌故其文詞皆清絕可喜而於駢體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藁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旣刊之十家四六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干卷尺牘若干卷攷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哀集未刊者尙數十卷待椿圃它日成

卷之四

江左制義輯存序

督學者於士子之文三年而兩試第其高下而操其進退至切近矣然方其蒞官也於庠序之教可以堅明約束至士子爲文之方與吾之所以取士不能言也歲科試畢例進士於庭勸以修己爲學之道於文亦間及之須臾之告誡不足轉移風氣亦明矣抑匪特此也三年試於其鄉眾競於圓美輒熟之文以冀試官之一當不則其父兄交游羣訾病之苟獲選矣則詫爲奇遇而人亦弗能盡知也爲督學者誠愛重其士而冀其成名孰肯驅而反之於古而俾其取戾於時者文之變殆靡所

終極乎余自視學吳中按試諸府州得佳文輒彙布爲多士式既有清嘉三編之選矣思稍進之復輯是編常熟張君瑛遂於文因委重焉余覆加增損自嘉慶以來迄於今都若干人弗及知者闕焉文若干首皆醇雅有根柢可觀覽夫惟其不專求工於文故其工如此也諸作者大半獲登於甲乙科暨余頃嘗拔高等然則鼓琴於空山藝蘭於幽谷而謂世必無聞見之者其說誣矣是余所以進多士也光緒十四年夏六月

南菁書院叢書序

光緒戊子秋予刊 皇清經解續編成時試事旣畢還
暨陽候代檢舊藏及近得之書裨益藝文者尙數十種
遂以餘力促召梓人刊爲叢書 國朝儒碩朋興纂著
之盛實能洞達闡奧修起廢墜大之經箋史注曠隆往
代卽旁逮諸子雜家靡不疏通證明底於精善雖其閒
學人所得大小醇駁各有不同然前明空疏淺陋之風
庶乎滌蕩盡矣 中興而後斯道益章海內人士咸知
崇厲實學以空腹高談爲恥視乾嘉之際執漢宋學斷
斷相辨論者固不侔矣聞道而大笑積久而後信亦必

然之理也。當此之時。苟有資於問學之書。亟取而公諸天下。傳之久遠。宏益儒者之見聞。仰贊聖朝之文治。豈非士大夫維持世教者之責與。自來叢書之刻多雜廁前代或汎及詞章。茲編專錄國朝非有裨考訂者。不入書分八集。皆可喜可觀。予未及搜采者。又屬吾友院長繆筱珊編修。賡續成之。板存南菁書院。因以名其書。四五集則院中高材生所撰述。多士觀覽興起。尙益覃精術業。偕登於作者之林。是所深望也。

礪東詩鈔序

當嘉道之際吾楚以詩鳴資邵聞者鄧湘皋歐陽礪東兩先生也湘皋年少於礪東而推服其詩甚至曾文正公作湘皋墓表稱兩先生以詩相厲剖析豪釐至於書問三反窒極得通則互慰大歡其專精如此故兩先生詩最有名然湘皋闢揚先達獎寵後進交與徧天下而礪東峻牆宇少許可中歲杜門不出爲人通介絕殊故鄧先生聲問滋章而非吾楚人罕稱述歐陽先生者光緒中 國史館續修儒林文苑傳吾友繆筱珊編修董其事見示文苑傳彙有鄧先生無歐陽先生初續修例

定專詩集無它經史纂著者不入杜浮濫也然如宋大樽吳嵩梁輩皆以詩工故得列傳而筱珊未見先生之詩亦實不知有先生其人蓋湖外文章聲氣之睽絕久矣以先生人品之高潔學問之淵裕今讀其詩猶想見其人而姓氏不登於延閣文字不能播於天下士夫之口更數十百年其遺集在若存若亡閒恐吾楚人亦無能道及者而先生之真將沒矣可不惜哉先生詩凡十卷陶文毅公以道光六年栞於淮陽沅湘耆舊集梓其三卷余取校之互有得失因刪存爲二卷精詣之作略備復仿阮文達公史傳集句體爲先生傳一篇刻成竝

寄筱珊且用廣其流傳庶幾異日海內稱詩者或不終
沒先生乎是則余區區之私望也已

麋園詩鈔序

余鈔牘東詩畢一日張雨珊孝廉過余曰吾邑有詩人毛青垣先生子豈未之知邪吾觀近數十年中鄉先輩抗志希古得杜詩骨法爲多無若先生者昔裕莊毅爲刊之鄂中而傳本絕少吾爲子求之旣而以書寄示讀之心歎其工信雨珊言不妄復丐雨珊訪求其後人得所藏家傳於先生行實略備蓋先生負瑰異之材卒困場屋窮老湖湘中無能發抒意氣殫精敝神從事聲律以爭千載後寂寞不可知之名可謂遇艱而志苦者也然當時鄉人罕有稱道先生者觀家傳所述陳公子沈

招不往及爲沈道寬走數百里稱貸免禍事意先生以
樸誠剛介之姿睥睨濁世宜不爲流俗人所惑故雖其
詩之工亦無能知而好之使垂老不遇莊毅則先生之
詩與其爲人俱泯滅矣余因以歎天下學人志士身不
顯而名長湮者古今何可勝道如先生不可謂不幸也
余懼其詩久而失傳約取精粹之作刊爲一卷最家傳
及莊毅諸公詩序語爲傳附焉余聞先達言莊毅自湖
南巡撫擢督兩湖吾鄉人學行尤異者自鄧湘皋先生
以次咸被敬禮後進一藝之長必容接而獎成之一時
人才薈集皆出門下今觀所爲先生詩序情意懇至而

學。識。足。以。及。之。非。徒。假。好。士。爲。名。高。者。也。嗚。呼。公。卿。大。
夫。中。烏。可。無。斯。人。哉。

詩餘偶鈔序

先謙少耆吟詠顧弗習倚聲偶涉筆非所好也官京師時從周自菴先生遊先生晚病廢不能多治書暇輒作小詞強先謙與酬答嘗語先謙吾詞不主故常用自娛而已然清妙處自謂不減宋人因言道咸間與孫芝房侍讀李舜卿孝廉諸人爲文字飲每舜卿一詞出芝房及余皆斂手歎服芝房歸卒舜卿以盲廢且死三十年無此樂矣芝房遺集刻於湘中惜舜卿詞無傳本子盡求之先謙心識不敢忘張雨珊曰吾於鄉先輩詞最推舜卿先生近人中服膺者王壬秋杜仲丹其尤也雨珊

每入都必以近作詞示先謙未嘗不工先謙既解官歸雨珊過從逾密索其詞視前所見且倍蓋生平於此尤專精云芝房先生與雨珊姻也雨珊訪諸其家又得其未刻詞數首貽先謙壬秋仲丹適在長沙先謙又皆求其詞讀之李君筱屏亦自新化以舜卿詞至先謙因丐雨珊選自菴先生詞尤佳者都六家爲一集槩之聞見所未及則俟它日采補焉昔新安孫默輯王漁洋以次十五家詞自三家六家遞增閱十四年而後成先謙此刻猶默意也雨珊言向不識仲丹巴陵逆旅中聞人誦新詞詢知爲仲丹作遂往見定交又言吾多識海內詞

人異時必助子訪求成巨集嗚呼若雨珊可謂篤於好
善矣筱屏名慶曾舜卿先生從孫

大學章句質疑後序

郭筠仙先生爲大學章句質疑既有年先謙始得受讀
卒業謹推其義而爲之說曰大學一書聖功王道備矣
而其要莫先致知知止也知所先後也皆知之事也知
止然後見聖功無不貫知先後然後見王道無速成是
故明乎天下國家之必本於修身而治亂厚薄之幾可
以立決此知先後卽知本也明乎誠意爲明德新民之
要知其所當止而反求之而聖德之宣昭至於使民懷
而不能忘畏而不敢欺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
以成物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此知止亦卽知本

也。知。止。所。以。得。道。而。知。先。後。已。近。之。矣。明。德。新。民。其。爲。
物。一。也。既。曰。物。有。本。末。卽。曰。知。所。先。後。是。致。知。在。格。物。
也。格。卽。格。其。本。末。也。物。格。而。後。知。至。故。知。本。卽。爲。知。之。
至。也。推。吾。身。心。以。達。之。家。國。天。下。必。好。惡。得。其。正。而。不。
可。有。辟。而。其。行。政。用。人。所。以。同。民。好。惡。者。則。德。本。財。末。
足。以。該。之。此。君。子。所。謂。絜。矩。之。道。也。格。者。度。也。文選燕城賦格
高五嶽李注引蒼絜。亦。度。也。鄭注絜猶結也絜也君子
頤篇云格量度也絜。亦。度。也。有絜法之道謂當執而行
之。又云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鄭云絜猶
結也絜也者釋名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明絜結非
有二義竝取同聲字爲訓總謂執持其矩耳朱注絜度
也或問何謂言絜之爲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
之木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愚按絜訓麻一耑無持
度義鄭朱二說皆讀絜爲絜曲禮釋文絜又作絜絜壺

氏注挈讀如絜髮之絜是挈絜字通說文挈縣持也持此者可以度彼故絜又引申訓爲度鄭云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亦持己度格物與絜矩無二義也通天下之物之意二說元可通格物與絜矩無二義也通天下之人情而劑其平卽以操天下之物理而無所遁而豈有他也哉自魏世考正石經以爲此書序次倒亂宋儒各加論定而朱子章句爲學者所宗其補致知格物傳開示入道之門用心至勤而緣此聚訟者亦滋紛循經以求之然後知其理已具也章句釋物有本末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是所謂物者顯屬之明德新民矣而舍此以言格物何謂也其釋格物曰物猶事也是固卽事窮理之義而補傳之言曰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

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世之學者疑其言浩渺無涯涘今夫先王以禮治天下大之極於郊社宗廟之崇而微之通乎箕帚乾餼之故可謂繁賾而無算矣而其要惟在因人情而爲之制是大人格物之學也外是而言格物非大人所以爲學也明乎此奚以補傳爲哉凡讀古書因其條理而爲之節目而已不當以己意與乎其間如章句所云殆猶以己意與其間者也先生此書還古本之舊觀息數百年之辨爭使大義粲然復明於世爲功於學術治道甚鉅先謙深味其旨復有見於格物絜矩相通之理稍著其義於簡末幾附先生之書

以不朽或於聖賢垂訓之意不無一當云

中庸章句質疑序

天下何以不治。非愚不肖之爲患也。賢知者岐其心思。騰其口說。亂吾教而賊吾道也。取賢知者範圍之使確。然知吾教之不可易。謹守吾道相引於無窮而天下治矣。自周衰迄乎春秋戰國。天子威令不行。先王之禮教廢而不講。姦頑竝興。犯分亂理。高世之士思揀其敝而不知所裁。於是發憤太息。欲殫殘聖法。捨棄一切。以反乎無爲。其言曰。禮相僞也。道之華而亂之首也。而儒者之言亦曰。禮生於聖人之僞。非生於人之性也。人之性固無禮。彊學而求有之也。其言離禮與性而二之。使夫

顓顓者皆曰吾性非有是也是宰治天下者束縛而苦我也則禮壞而先王之道窮矣之二人者豈欲亂天下者耶是賢知之過也子思子憂當時道術日晦而知其弊必將出於此乃作中庸以維世其意抑賢知之過而令求之卑邇也以爲先王所以爲教原於天而賦於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交有分以相臨有情以相接因其知覺而爲之節文莫之能外則莫之能易也非禮不動以爲修身之基而尊親之等殺又禮所從出也推其義極於廣大高明謹其微先在喜怒哀樂是故由困知勉行以幾於知仁勇由慎獨以進於至誠無息惟

崇禮而已居上則行禮如舜武周公極其位天地育萬物之功能而祇以全孝爲下則學禮如仲尼雖有溢中國施蠻貊之聲名而不敢倍周各盡其性而已反是則無忌憚之小人也素隱行怪者也行險以徼幸者也自用自尊生今而反古者也身且不保何論行道此中庸教人之微意與朱子章句表章此書至矣而求之過密析之過紛經文浩衍隨所指言之而亦各自爲歸宿筠仙先生獨有見於子思子著書之精意實以禮爲之質幹反復推闡而皆不離其宗蓋此書越二千年得先生發明之而始有正解誠亦古經之幸先謙獲從先生後

稍窺厓略。承命作敘。謹撮其旨要。而推論其著書之緣起。如此。以謂立言而靖萬世之人心者。莫如子思氏之學也。

重刊世說新語序

晁子止曰小說之來尙矣不過志夢卜紀譎怪記談諧
後史臣務采異聞往往取之故爲小說者多及人善惡
肆喜怒之私變是非之實以誤後世識者以爲篤論自
余觀之非盡爲書者有心之過也采摭所及見少聞多
而其言變矣詞氣抑揚聲情乖隔而其言又變矣能祛
此二蔽者蓋難言之此小說所以少佳書也余嘗怪臨
川爲世說新語一書彼其時去魏晉未遠固宜紀載得
實而秉筆不愼事實抵牾致爲劉子元輩所譏蓋不免
如余所稱二蔽若其羅前代之軼聞供詞人之藻繪則

游心文苑者所不廢也。劉注匡弼之功尤爲此書增重。而唐人修晉書如周安東求絡秀爲妾韓壽私賈充女之類經孝標糾正者猶取入傳何其迷謬者與桓靈寶角什文。徒言行無足稱述而書中稱舉至於再四良以其時篡奪相仍綱常廢墜不復知忠義爲何物此難以苛責臨川又豈孝標所敢舉正者哉近世通行王元美世說新語補本刪節元書增以何氏語林全失臨川之真余因取元書重刊貽同好者覽焉元美序言世說所長造微畢辭微巧隻行因美見風因刺通贊使人短詠而躍然長思而未罄可謂盡其妙矣又云私心

好之每讀輒患其易竟夫既患其易竟矣而又刪之噫
嘻是則明人之爲學也已去古益遠往籍日湮如是書
之存抑其幸也

周易集解纂疏序

自輔嗣注易排斥象數獨標新學唐宋承之敷暢名理漢氏易學幾乎息矣雖然易也者象也象立而數行焉則之效之孰與示之伸之長之孰則極之今離象數而言義理曰吾將以明易也其果有當於聖人之指邪資州李氏悼漢學中微采子夏以次三十五家之說輯爲一編後之學者賴以考見聖經古義 昭代儒風隆盛元和惠氏武進張氏覃精漢易遞有撰述罔不根柢是書安陸李君遵王於是有纂疏之作參稽眾說揮發舊文俾讀者展卷而攬漢易之全用意至美惟集解作於

孔疏之後時王韓全書大行不在采輯之列且序云刊
輔嗣之野文是其意不以王氏爲然而甄錄及之竊所
未喻纂疏適用漢儒易義以釋王韓孔三家之說斯惑
之甚也又其書徵引多誤識者用爲訾病刊行未久板
毀於寇余督學江蘇續刊 皇清經解左君紹佐郵寄
是書以未遑攷訂置之而其時王編修懿榮疏請以

國朝人所著諸經義疏頒行學官李君襄然居首天下
咸知有纂疏一書逮余攜以南歸思賢書局取而重刊
之陳君保彝爲覆檢徵引元文詳加釐正瑕纇就滌精
英煥然其有義例抵牾以尙非全書之累姑仍不改後

之究心漢易者吾知其必以是編爲先路之導則有功
經學非小小矣

荀子集解序

昔唐韓愈氏以荀子書爲大醇小疵逮宋攻者益衆推其由以言性惡故余謂性惡之說非荀子本意也其言曰直木不待矐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待矐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性惡必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夫使荀子而不知人性有善惡則不知木性有枸直矣然而其言如此豈真不知性邪余因以悲荀子遭世大亂民胥泯斃感激而出此也荀子論學論治皆以禮爲宗反復推詳務明其指趣爲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其曰倫類不通不

足謂善學又曰一物失稱亂之端也探聖門一貫之精
洞古今成敗之故論議不越凡席而思慮浹於無垠身
未嘗一日加民而行事可信其放推而皆準而刻覈之
徒詆譏橫生擯之不得與於斯道余又以悲荀子術不
用於當時而名滅裂於後世流俗人之口爲重屈也

國朝儒學昌明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首列荀子儒家

斥好惡之詞通訓詁之誼定論昭然學者咸知崇尚顧
其書僅有楊倞注未爲盡善近世通行嘉善謝氏校本
去取亦時有疏舛宿儒大師多所匡益家居少事輒旁
采諸家之說爲荀子集解一書管窺所及閒亦埒載不

敢謂於荀書精意有所發明而於析楊謝之疑詞酌宋
元之定本庶幾不無一得刻成謹弁言簡端並揭荀子
箸書之微旨與後來讀者共證明之云

方言序

昔班孟堅爲揚子雲作傳具列所爲書而不載方言藝文志亦無其目宋洪邁迺疑是書爲僞託然攷常氏華陽國志述蜀都先賢讚稱子雲作方言常書本之陳承祚耆舊傳其言可信而班氏獨闕者蓋因其書不見於劉向歆父子七略無所據以入志遂併傳刪自序兩言耳觀本書載子雲與歆往復二書知當日裒輯未終祕不肯出致世無傳述原委可悉也應氏風俗通義言周秦輜軒之使求方言還奏籍之嬴氏之亡遺棄脫漏蜀嚴君平林閭翁孺才有梗概子雲以次注續與常書稱

子雲師嚴林作方言合至其詞義堅深表裏經訓非博覽深思之儒不能爲雖西漢多文人然自子雲外無足當之者矣因以推知前古采風之使方行列國匪獨陳其詩篇而已其於異俗殊言必將備其聲音訓詁隨以上進天子展卷而紬詞緣文以知指而天下治亂興衰之故可得而徵也特其書藏在祕室民間罕得見者周公作爾雅以垂教然後詩書之文可讀至於音義所自卒未明言今觀方言載周召二南齊秦衛鄭之語足以稽合經文者可決爲天府舊記所傳其采自朝鮮洌水西甌桂林諸區者或出後來訂墜按遺之力迺歎方言

與爾雅同原。歷千載而相賡續。嚴林輩之用心。與叔孫通。梁文諸人等。而此二書者。枌例於姬旦。纂成於子雲。誠聖作明述之極軌也。已。方言以戴東原攷證。盧紹弓校正二本爲最善。郭子澣觀察取而合刊之。因索余序爲論。是書大略而推究古義如此。至合刊體例觀察自序詳之矣。不具述。

方言序

代

昔郭景純敘方言曰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六代者唐虞夏商周秦也以爲書貫唐秦詩包商周旁達九服皆有徵驗而其爲爾雅作敘僅云總絕代離詞不及方域殊語說者遂疑爾雅之文與方言不屬非也文字之興造端象法孳乳假借半由方音上古民生殊域老死不相往來則方有定言音有定字商周之世殷宗五遷洛頑再誥民旣雜廁音漸轉移春秋諸國遷滅尤多秦漢之間徙民實土此方之人多流於彼方後日之音遂殊於前日卽以詩書攷之如盤庚曰不能胥匡以

生胥之言皆河南語也。据方言轉而東齊矣。呂刑曰庶有格命格之言登洛陽語也。据方言轉而梁益矣。肆之言除召南語也。而方言以爲秦晉陽言美目鄭衛語也。而方言以爲燕代若此之類難可悉數。此前古方言轉易之明證也。書中所稱南楚語今吾楚什不存二三而它方古語如美爲豔琢爲鐫散爲廝披展爲舒勃草木傷人爲刺飲藥而毒爲癆參之近日楚言轉相符合此又漢代方言遞易之明證也。西漢之世猶爲近古是編又權輿輶軒之采於羣經故訓賴以推見本原宜乎景純玩雅之餘旁味而爲之作解而張稚讓推廣雅訓備

載靡遺也。與余曩讀東原戴氏攷證本以爲精善。後又見抱經盧氏重校本錄戴之切要者合之。丁小正各家說兼附己見。用力甚勤。循而求之。丁說旣不多見。所謂各家者亦不著其名。惟序稱改正百廿有餘條。驗之本書案語約略相足。可據定爲盧說其餘總歸之校本而已。恭逢 聖代右文。乾隆閒取永樂大典所收方言詳加釐正。然後是書精英煥發。實儒生稽古逢辰之幸。竊謂戴盧所述已具椎輪。援據發明猶資討論。頗思會萃舊聞爲之疏證。困於人事卒罕執筆之暇。爰先取二本詳校合刊之。旣爲古籍廣其流傳。亦俾儒先表章之功。

無有失隊後之君子儻有涉於此者乎余竊自附於擁
簞清道之末耳矣

查毅齋闢道集後序

代

右涇縣查毅齋先生闢道集奏疏一卷書札語錄各二
卷文四卷詩一卷行實諸文都一卷附其末前明中葉
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龍谿王氏尤以都講爲人所宗
其後學入於禪至謂虛寂微密爲千聖相傳之祕範圍
三教之宗說者謂王學之弊龍谿啓之先生雖師龍谿
而言入陽明之學有從虛寂樂三者之分不如由此心
之明實致其知由淺入微不執於見卽爲虛不染於欲
卽爲寂有自得之意卽爲樂正陽明之傳而抹龍谿之
失用意不在何性之許孟中下也余觀先生語錄篤實

切至其於三教異同言之精哲爲後學力杜岐趨有功學術甚鉅至謂成學必求朋友自性命之學不明故人不知友義之重而以孔子言無友不如己者但謂趨向不同初非必求勝己尤得取人爲善之義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亦言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蓋自三代以來迄於前明爲學之道未有能易者也末流放失茲事遂廢今也出而遊不知孰爲正人聚而處不聞何爲正論會講之風微而朋友之倫或幾乎廢矣讀斯集亦豈能無慨然與元書板燬於寇先生族人鳩貲重刻來乞余言余惟先生抗直之節循惠之績與其勇退高尚之

惠實兼太上三不朽斯集之傳豈惟查氏之榮亦吾徽
人光也爲引伸論之猶若神遊水西社中不勝企慕流
連之感焉

讀禮叢鈔序

李幼梅觀察旣除喪之明年以所輯讀禮叢鈔授先謙
讀之而謹序其端曰曲禮言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
祭禮鄭氏康成云爲禮各於其時說者因謂凶事不豫
習居喪乃讀之果爾尸子言曾子讀喪禮泣下霑襟一
夕五起視親衣枕何以稱焉古之人禮外無學而其道
務反之身故其於禮也讀之則必爲之唯喪禮非居之
者不能爲前此之讀明其理而已至是然後見之躬行
猶懼其差違也且爲且讀之此經言讀禮意也吾尤以
爲天下事之不及恆生於太過是以先王定禮知夫天

屬之恩送死之慘至性動於不容已而或大越吾範圍也故含斂爲之制斬齊爲之等哭奠爲之節虞祔祥禫爲之期俾君子各以其時講習之防檢念慮而無滅性亡等之虞準中制行之百世而不至爲吾禮病古聖著之於經以詔勉學者之深心蓋昭然可覩非然當人子哀慟迫切之際而責以簡牘佔畢之煩聖人不若是之遠於人情也觀察居其母太夫人之喪毀瘠倍至而動止必稽於古禮旣葬廬墓學禮益勤因按討 國朝張楊園氏以次一十二家說禮之書輯而刊之命曰讀禮叢鈔旣體諸己又公之人美哉觀察之用心乎余喜是

書之行裨益世教甚鉅因推禮意以解說經家之惑且
爲不學者箴焉

鹽鐵論後序

漢書田千秋傳言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觀班氏爲傳載大將軍霍光乞千秋教督千秋終不肯有所言而於贊復引桓氏雜論車丞相當軸處中容身而去之語以終之其微意可覩矣以千秋名德見推重大將軍而勤恤民隱之愷又自大將軍出得千秋一言鹽鐵酒權均輸可悉罷也阿附同列取譏後世惜哉桑大夫用心計得幸躡居輔道之位顧紬仲尼而崇商鞅鄙原顏而慕蘇張亦當時大道不明學術不

一之咎也。至乃夸其籌策之積致富成業鄙哉。可與事君乎。賢良文學之議正矣。若其言不禁刀幣聽民放鑄。俾其人主操柄與二賈諫詞相戾。至謂加德施惠北夷必內向款塞斯迂闊不達事情之論也。夫所謂以德服人者有力而不輕用力之謂也。苟無力則德無由見而人奚自服。書曰大邦畏其力。力非聖王所諱言。武帝之失在於內多欲而急興利。至其詰戎固圉未嘗非也。是故有鬼方之克。迺致氏羌之王。非衛霍之師必無渭橋之謁。儒生之議苟其不在當局履全盛則戒用兵處積弱則思奮武。揅倣補偏取相警厲而已。至於國家大政。

斟酌損益發慮於深宮擇善於遍邇而使草野新進與
二三大臣爭詬於朝堂抑豈所以崇國體式方來乎重
棗是書竟因備論其時事得失如此桓氏屬文在西漢
特嚴徐褚先生之匹歷世絲遠闕誤相仍如李孟傳姚
鼎輩所訾不足病也

祁氏三世詩文集序

昔黃帝子二十五宗得姓十四祁居其一至伊祁氏遂
有天下氏族莫尙焉姓氏書傳會言祁出周司馬祁父
後非也伊祁作都平陽故祁氏子孫居晉地春秋自晉
外無它祁魯僖公十年晉祁舉已見錄左氏傳說者又
謂獻公孫英食采於祁遂以爲氏及奚黃羊食邑爲氏
者皆謬也當晉靈公時有彌明者用武力事趙宣子效
忠一節後別爲元氏而黃羊以老成名德嶽立衰叔遂
大祁宗三家分晉淪爲庶姓所在流徙若聖元若謀以
說經撰著名漢晉閒其世居晉地者明安邑山東兵備

副使鶴用勛績顯

本朝壽陽相國文端公寯藻耆儒

重望輔道

三朝相國子子禾先生今爲禮部尙書其

在高平太子少保刑部尙書兩廣總督恭恪公墳其尤

著也恭恪公之父暉吉先生諱汝熒嘉慶庚申舉人中

書科中書公子季聞先生諱之鏐道光癸卯舉人耆篆

隸書工詩畫官灤州知州以事去職屏居京師益力於

古卒年五十三高平祁氏旣以文學貴仕稱盛一時與

壽陽伯仲兩家同在朝列仍世恩好稽合譜牒迺知同

出一源云季聞先生詰嗣壽泉官湖南廣盈庫大使年

力壯盛幹練有器局君子謂恭恪之澤未艾也今歲壽

泉裏其祖父以上三世遺集付梓而屬予言予昔受知
子禾先生又與壽泉相習稔知兩家受氏分合之源披
讀遺編欽其累葉文章之美因念世德縣遠更厯二千
餘年而材賢挺生族望益振蓋無若晉祁氏者爰埶著
其得姓所自正俗說之歧誤以質壽泉而壽泉誦芬述
德用意至勤其益自奮爲明德後之達人又可決知已

晚香堂賦鈔序

同治乙丑先謙成進士時湖南同入詞館者衡山茹芝翰香永順黃晉洺瑟菴益陽周開銘桂午長沙蕭晉蕃敵庭與劉君采九及余六人者獨采九年最長才名早盛與余論文尤相契也余與翰香諸人畱館而采九補外吏滇南爲遠別余邑邑久之然以州縣官澤易下究能造福一方持壯語慰藉采九采九亦用自憙庚午余典試滇中采九爲同考官相見大驩討論文字無虛日榜放後置酒大觀樓賦詩贈行嗣以擢補順甯府一至都後數年不復相聞而聞其以事去官爲之扼腕驚歎

去歲相見於會垣握手道契闊語及廿餘年身世升沈
相與感喟而采九亦已老矣一日語余吾生平隕於時
運久宦不遂獨文字之志未衰近歲主講書院見生徒
作律賦欣然命筆積得數十篇子試爲我序之亦使天
下知吾當日被擯非獻賦不工之過也余受而讀之材
高而氣逸殖富而詞豐信乎盡律賦之能事獨念采九
博學多通隨所處皆足自表襮而蘊負瓌異卒以湮鬱
不申則疑天之所以待采九不在功名之途而故抑塞
之使畢力於文章而後酬之以不朽然則采九其可以
无悶也已采九工爲詩古文詞所注莊子得古人著書

微惜其科舉之學如制藝試帖詩皆陸續行世律賦誠不足盡采九之長惟其才氣不可掩抑充然自足於筆墨之外幾不能測其爲六十許人余是以歎其能而重惜其未大施於世後之論者其無以雕蟲薄子雲也

合校水經注序

少時讀漢書地理志驚歎以爲絕作惜其上溯古蹟旁
羅水道宏綱已舉細目未賅雖爲書之體固然而於探
奇耆古之懷猶歉然弗愜也嗣讀酈善長水經注深美
其用意足輔班氏所不逮蓋班之志水撮舉終始而所
過之地從略酈則於漢世郡縣端委並包曲折貫串旁
引支流以千數百計使後之搜渠訪瀆者一展卷而如
案古圖書班之志地根據經籍俾三代以來之要典不
至放失無稽酈尤因地致詳元魏以上故事舊文皆可
攷求而得實其繁簡雖異精思實同洵乎閱覽之山淵

方輿之鍵轄也已。夫地無古不立。水非地不章。酈氏爲書之。指在因水以證地。而卽地以存古。是故遷貿畢陳。故實穀列世。或嘗其好奇。騁博及視爲詞章。所取資雖謂於地理之學。概未有聞焉可也。今非無顧疏水道之書。以校彼優絀。果何如哉。余耽此三十年。足迹所至。必以自隨。考按志乘。稽合源流。依注繪圖。參列今地兼思補證。各史關涉水地事蹟。及經注未備。各水爲之作疏。人事牽懼不獲卒償。斯願曾用官校宋本。參合諸家輯爲一編。久藏篋笥。先授梓人以質海內之好讀是書者。而推論其要義。如此至合校之微意。則備具例略中。

滇詩重光集序

凡。事。以。利。賴。及。天。下。爲。最。鉅。而。功。必。自。一。隅。始。君。子。之。
爲。學。非。區。區。善。其。身。已。也。將。由。家。而。溉。之。國。焉。推。之。四。
海。焉。得。其。位。則。求。滿。吾。位。所。及。之。量。然。後。爲。能。自。盡。不。
幸。窮。居。亦。必。隨。時。與。事。充。吾。心。力。所。能。至。而。以。未。至。者。
竢。諸。人。惟。有。作。於。前。迺。有。述。於。後。政。教。所。繫。文。獻。所。徵。
彼。蒼。默。寄。於。人。人。聽。知。道。者。起。而。自。任。端。木。氏。言。大。小。
分。識。孟。子。稱。守。先。待。後。比。物。此。志。也。彼。握。蹠。者。烏。足。以。
知。之。石。屏。許。麟。篆。廣。文。寄。示。近。所。刊。滇。詩。十。六。卷。且。告。
曰。吾。滇。文。學。代。不。乏。人。國。朝。尤。盛。嘉。慶。初。保。山。袁。廣。

文文典昃季有滇詩文略之刻而乾隆前作者賴以有傳咸豐初昆明黃文潔公琮刻滇詩嗣音集道光以上風雅略備丙辰後燬於兵大亂初平文物凋喪學人間作雅音未衰率以無力梓行旋就湮佚吾爲此懼輯光緒以前文踰十家詩踰四十先刻詩編仿嗣音例命曰重光集前之遺者補略者增次輩行埒事實俾論世者有攷已編而燬者重刻之費無出損俸入賡續成之有助與否非問也余聞之喜甚昔吾鄉鄧湘皋先生當道光承平之世輯沅湘耆舊集曾文正志其墓美其用心之厚以爲長逝者所託命若麟篆掇拾於喪亂殘缺

之餘豈不尤難能邪。夫德莫優於好善。義莫尙於輕財。量莫廣於與天下爲公。惡莫甚於不樂成人之美。廣文世所稱卑官而貧者也。以麟篆居之。迺汲汲然修廢起墜。捐己貲而代謀焉。其意識閎遠。足以興起頽俗。感激好事。它日持此心以膺人民之寄。則何施之不溥。何幽之弗揚。邪。文於道未爲尊也。詩又文之一端。而麟篆所輯特方域之書也。然軍興以來。直省人文垂燼。苟聞者皆慕效其所爲。則海內之文學得所託而不憂泯滅。雖一隅而足以及天下。其機與理固存焉。此余所爲嘉歎而不已也。語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麟篆亦將聞吾言。

而自壯也夫

五塘詩草序

五塘草者石屏許廣文印芳麟篆所著詩也同治庚午
余典雲南鄉試得麟篆文大喜拔寘第二同考官或相
誚讓余曰此必佳士請姑待驗吾言榜發果宿儒也既
挾所爲詩來謁余題五律贈之首聯云一笑得山谷自
慚非老坡末云平生期許意豈獨在魏科固知其非一
世士矣歲癸未麟篆會試再報罷余方憂居長沙迂道
來訪賦詩二章爲別嗣是不相聞今秋自滇寄示刊行
詩六卷則余昔所見及贈別之作皆在距庚午且二十
三年麟篆當咸同之際目覩滇中文玩武媿姦頑奮張

大亂已成哀身世之仇離斯民之無與拯恤往往中夜
起立慷慨悲歌集中感時傷亂諸篇識者以爲不減老
杜夔州後作光緒間兵禍漸定麟篆亦時出遊則紀行
投贈之什爲多大都雋旨曲包精思獨詣信乎其詩豪
也麟篆旣以文名當世適省會建經正書院當事延爲
院長用其學倡導後進又蒐刻光緒以前滇人詩文數
十家其公善之心尤不可及而其道亦日益光因麟篆
請爲序其詩非余文足重麟篆而麟篆爲余增重也五
塘者在石屏近麟篆居曰熱水曰洗馬其三已弗可識
云

晚蘭齋文集序

天下之至樂莫如得朋。東漢之氣節，宋明之道學，友誼稱極盛，然而依附聲景，標榜門戶，爲不少矣。夸毗之徒，薄文藝爲不足道，而篤實如曾子，必曰：「君子以文會友，何邪？」蓋文之爲道，與性情通，必其人有通博之才，真摯之氣，堅特之行，若虛若無之心，然後可以同道而相益。四者一不具，不足以言文友。雖文與時遞變，其爲會友之達道，無古今一也。非是則終歸於慕悅徵逐而已。李君佐周，長余一歲，自幼同學，相愛好，稍長各以飢驅出走，十數年不相聞，而特聞其古文之學冠絕時輩。壬午

歲余歸相見長沙各出所業相質情誼視疇昔逾密再歸又加密焉每作文不得佐周定之心不釋佐周爲文其待余定而後快亦若余之於佐周也佐周性耿介不諧俗顧獨暱就余余文不逮佐周遠甚而佐周以爲可以入道得其一言稱許輒數日喜佐周之文導源龍門其峻潔在昌黎半山之間不輕視人人亦鮮真知之者今年春病幾死余再四索其文彙出之敝篋曰子姑弄之余亟付剗劂佐周病小愈索彙靳不與其文遂行世佐周善古近體詩然不多作尤工時文甫三十絕意進取竟以歲貢生老人咸惜之而佐周夷然不屑讀其文

可以知其自命矣

養知書屋遺集序

夫經綸者時也。屈伸者命也。時與命相際而才顯焉。不則反是。吾見役志於功名之塗。以畢其生。及其不遂而殁。而無復有以自見者。甚多而可悲也。惟魁奇傑特之士。自其始爲學時。卽已靡不通究。出而應世。未嘗以庫小自域。而散見於楮墨者。眾咸寶貴之。其或卒絀於遠大之程。出其餘藝。猶足頡頏千載。作者自古賢達。莫不皆然。吾於郭筠仙先生尤深慨焉。先生當咸豐朝卽

已直南齋膺使命。假歸後起爲蘇松道。擢守粵撫。

罷官再起爲閩臬。超遷侍郎。持節數萬里外之海國。可

云尊顯然而德不諧其偶志不達其施履安若危齟齬
沓至病免踰十年於國家利病民生疾苦未嘗不關
懷也窺其所學未究萬一而世俗頽敝直道不行先生
亦老病且死矣先生之文暢專義理冥合矩度其雄直
之氣追配司馬遷韓愈殆無愧色古近體詩造意取材
離絕凡近晚年不多作縱筆偶成皆有意度評隲經史
攷訂尤精余婁從與付梓先生曰吾姑不欲以文人自
命執不可時年已七十而意氣不衰如此歿後詰嗣炎
生等出其叢殘彙本視余遂與楊商農孝廉次爲奏疏
十二卷文集二十八卷詩集十五卷其所撰禮記質疑

諸書已別行復刺取子史中隨筆記錄者爲養知書屋
讀書記若干卷先生自少精力絕人論著甚富卽余所
曾見詩文書牘於友朋家者今其橐皆不可得蓋先生
一生蹤迹無定又嬾不自收拾故散佚若此之甚今幸
存者特緒餘耳然抑豈先生之初志也噫

重刊風憲約序

代

甯陵呂叔簡先生以名儒循吏致位卿貳疏陳天下安危明史美其鯁亮所著述多出新意風憲約一編則按察山西時作也首提刑事宜其目爲人命之條十二盜情之條十一姦情之條四監禁之條十聽訟之條十二用刑之條四狀式坵次按察事宜凡二十憲綱十要及報政實單坵獄政別爲卷坵後萬厯中葉朝政不綱狂獄繁興民生重困先生自以職任所親搏心壹志播爲文告哀矜悱惻漸使屬吏有所遵循用拯時艱於萬一百度而下如揭苦衷厥後筦刑部疏稱法者持天下之

平如輕重可以任情則律例不爲一定請俯從司寇之
平勉就祖宗之法其言當時積弊與約中備荒詰奸卹
無告清戶糧諸條情事隱相證合蓋先生忠誠爲國所
以納諍施教維持上下之交者始終如一轍也我朝

列聖欽恤民命弼教協中勝國衰政一掃刮絕迄於
今蒙業日久法令之弛積於無形庸才或以寬厚養奸
能吏又以武健揚己如茲編所論列敢謂必無哉余奉

命陳臬楚南念民生之日艱懼刑獄之多濫與二三
寮友以實政相獎勵勉爰取茲編重付梓人公之司牧其
或世殊事異則斟酌而變通之若其指陳切當時弊迺

吾儕所當目。愴心惕神。奮力踐者也。諸君子將欲擬迹
龔黃平揖于雋舍斯道其何從焉。史稱先生爲襄垣知
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事。與卷首自述爲令兩
邑。合晚以忠直見屏。康濟之志鬱而未施。讀茲編。彌歎
惋不置云。

吳中丞游桃源洞記書後

桃花源章自陶靖節之記至唐乃仙之詔隸二十戶奉
徭備灑埽靈宅醺壇廣形歌詠時君好道而荒誕不經
之說附焉宜昌黎翁之僞之也余謂靖節作記但言往
來種作男女衣著如外人設酒餼雞作食餉客無殊異
世俗事不當以爲鬼物東坡言漁人所見迺避秦人之
子孫引南陽菊水蜀青城山仇池洞天三事以爲天壤
若此者甚眾而中丞吳公記游言漢通西南夷黔中滇
池夜郎諸君長阻絕徼外不知漢廣大賈人市浮牂柯
江而下五溪沅澧間不當孔道山陬僻壤民樂其業徭

役追呼所不及。雖隸郡縣。若與人世隔絕。故魏晉以前。武陵人不知有桃源。是二說最爲得之。余又以爲秦人避亂居此。亦自有說。史記秦本紀昭襄王時。司馬錯定蜀。二十七年。錯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立黔中郡。括地志云。故城在辰州沅陵縣西二十里。唐劉夢得登司馬錯古城詩。自注秦命錯征五溪蠻。城在武陵沅江南。是當日沅澧左側。皆秦兵威所至。吾意必有秦人戍役。不歸。尋幽選僻。相率聚居。若交趾馬流之比。而爲之魁者。抑豈無一二奇桀如盧生徐市之流。知世亂未艾。號召部署。塹險自固。不與入境。通歷世蒙業。遂習而相。

忘。歟。此。皆。情。事。之。可。揣。見。者。也。晉。太。元。非。平。世。所。謂。武。
陵。太。守。者。爲。政。不。知。何。如。漁。人。一。出。意。彼。中。長。老。慮。好。
事。復。至。豫。爲。阻。絕。觀。其。語。云。不。足。爲。外。人。道。辟。世。之。心。
若。是。其。深。也。而。遂。詫。爲。仙。蹟。豈。非。差。謬。之。尤。甚。者。邪。中。
丞。下。車。未。期。政。教。風。行。百。姓。和。樂。盡。楚。之。南。皆。桃。源。也。
屬。以。閔。武。西。行。道。經。斯。土。慨。焉。興。慕。撰。爲。記。文。致。美。民。
俗。歸。譽。有。司。盛。德。謙。光。負。乎。彌。遠。洞。前。亭。觀。橋。梁。皆。縣。
令。余。君。集。貲。修。建。一。登。記。覽。自。後。遂。爲。勝。迹。蓋。山。川。之。
靈。得。陶。記。而。開。有。中。丞。之。文。而。大。顯。而。韓。蘇。諸。君。子。憑。
虛。臆。測。雖。所。見。互。異。不。如。今。日。目。驗。之。得。實。也。既。樂。觀。

公之文因以余所見附書其後云

梓湖文集序

巴陵吳南屏先生嘗自刊所爲文曰梓湖錄者歿後二十年思賢書局鳩貲重刻先謙獲與校讐之役迺爲蒐補散佚得文如千篇爲卷十二而謹序其端曰自咸豐軍興楚材輩奮而曾文正左文襄爲之魁士之有志名業者莫不走軍壘依倚取通顯先生與二公交密終身未嘗有所求請文正欲寄以幕府之任卒謝不往以舉人 大挑司鐸瀏陽意有不合卽自免去博觀載籍洞晰精微而於古人爲文之道孤往冥會意量淵然常有以自得者嘗往來岳州城南白鶴山之呂仙亭君山之

九江樓寓居累月經時樂而忘返。天容水色晴暈雨夕。千態萬狀奔赴几席。時或扶筇而行。揄竿而釣。皆以發其筆墨之趣。所寄愈遠而文亦愈高矣。始居京師以文見推於梅郎中曾亮。時梅先生方以桐城文派之說啟導後進。其言由國朝姚劉方三君上溯明歸震川氏。以嗣音唐宋爲古文正宗。先生願謂文必得力於古書。不當建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其後曾公爲文敘述文派。稱引及先生遂與友人書極論之。所以自別異甚力。蓋先生之文詞高體潔實能自進於古而世俗尋聲逐影之說無所係於其心。故觀其爲文與其人之生平足以

壯獨行之胸而激懦夫之氣可不謂卓然雄俊君子與
吾楚近日功名之塗日開而山林遺逸世或罕能畱意
敘斯集而傳之使知如先生之全於天者尤可貴也梓
湖者洞庭支流所入俗狀而呼之曰銅梓湖水經湘水
注所稱同拌口也先生居與近因自號梓湖漁叟云

瀏陽婁氏族譜序

唐書宰相世系表言婁氏出姒姓夏後東樓公封於杞
爲楚所滅子孫食邑於婁因以爲氏城陽諸縣有婁鄉
是也攷二漢諸隸琅邪晉屬城陽非宋郡縣表不爲歐
陽公所撰此亦一證也左傳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杜
預注以婁鄉當之地在今山東諸城縣距杞國都遠疑
牟婁當日遙屬於杞若近世西國經營外域之比故後
一入於莒再入於魯而奉春君婁敬迺特以齊人顯於
漢初族望亦在山東婁之以婁鄉受氏無可疑者若樓
姓系出東樓與婁氏源流自別而宋樓宣獻攻媿集載

輓婁忠簡詩云得姓共東樓是猶儻仍氏族家之言混同而不攷實明宋濂序義烏樓氏家乘推本東樓必別婁爲邾婁之裔抑又非也瀏陽婁峻三提軍示余合修族譜其宗人敘述稱首奉春至唐同平章事師德爲初祖傳十三世諱浩者徙新建浩孫忠簡公機忠簡曾孫時遜元舉進士官御史次子景華入明爲通判遷瀏西鄉子瑞卿居國井政卿居迎壠其子南木再徙井壠各立祠譜於是婁姓在瀏者析爲三厥後宗人心安廷輝慎堂三君欲合之而未能則置田立會以俟前美有繼積產漸增峻三心安公孫也始捐金贖先人遺宅立公

祠歲聚三支祠人祭於其所又二十餘年而合修譜成
夫族之不得不分者勢爲之也於旣分而思有以合之
又天理人情之至也然使轉徙遼遠世系靡詳則當聽
其分而不強其合近世敝俗多爲總祠聚異方同姓之
人聯爲一族而祀上世得姓最初者其中譌濫失真徒
滋奸弊茲婁氏之爲譜盡邑爲限本支昭晰不遺不誣
斯則可貴也已峻三壯年積百戰致專閭隆聲茂功與
奉春平章後先輝映今奉 天子命屏扞桑梓厥施未
艾楚人以爲榮而余幼時見君族藹農孝廉名謙光者
性豪宕善屬文系出政卿房峻三言其已逝後嗣能自

力於學族人尤多彬彬文行可稱云譜中平章忠簡繪
列遺像宣獻輓詞亦埒見卷內想見昔賢采摭之勤而
御史公在元時冊修新建支譜自製序文頗以婁本邾
婁爲不可信並疑東樓後去木爲婁之非與余意合因
爲推究世系本末質之峻三以復其族人而特著婁氏
合族之良規俾後來知所範圍而不敢有過焉